

10  
07

# 他与月光 为邻

下

著 丁墨

原来这世间最美好的事，就是那年那月  
那日，我终于来到你的星球。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LIUZHUO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他与月光 为邻

下

丁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与月光为邻 / 丁墨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00-1510-4

I. ①他… II. ①丁…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499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mailto:bhz@bhzw.com)

书名 他与月光为邻  
作者 丁墨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袁蓉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兮悦悦谭飞  
整体装帧 郑力珩  
封面绘图 VIVID 雨希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21.25  
字数 63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ISBN 978-7-5500-1510-4

---

赣版权登字: 05-2015-35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四十一章 当我离开	第四十一章 唯一的我
001	090
第四十二章 我心皓月	第五十二章 予我永恒
012	098
第四十三章 埃土之光	第五十三章 各自珍重
018	110
第四十四章 羽翼之下	第五十四章 占有一切
027	115
第四十五章 入瓮便是	第五十五章 怀中月光
034	125
第四十六章 我的形状	第五十六章 甜蜜的他
043	138
第四十七章 我即穆岩	第五十七章 半兽的我
051	145
第四十八章 时空裂缝	第五十八章 平凡人生
061	153
第四十九章 无法言说	第五十九章 度蜜月吧
074	158
第五十章 诺亚方舟	第六十章 明年今日
080	165

目录  
CONTENTS

MO  
ON

第六十一章 她在哪里	174	第七十章 破空之刃	249
第六十二章 跳跃的你	184	第七十一章 沥血再战	257
第六十三章 我将沉沦	192	第七十二章 万事遗忘	268
第六十四章 决战之前	202	第七十三章 七百年后	276
第六十五章 至善至黑	210	第七十四章 璀璨群星	285
第六十六章 文明于我	218	番外一 此生已忘言	293
第六十七章 自知难敌	225	番外二 闻说双溪春尚早	305
第六十八章 她与信仰	235	番外三 彷徨这半生	328
第六十九章 男人的心	242	番外四 甜蜜五则	335

蒙眬的泪意里，谢谨知感觉到有人在亲吻自己的脸，轻轻地吻去她的泪水。

她睁开眼。室内只有昏红而浅淡的光，她看到他模糊的身形轮廓，跪在床边。

谢谨知有些呆呆地望着他。

“谨知。”他轻声地、缓缓地问，“你看到了什么？告诉我。”

谢谨知不说话。

“是否……我们身边，有人要遭遇不测？”他握住她的手，用尽量温柔的语气询问。

室内很静，没有半点声音。青年旅馆外也很静，落日昏红，整个城市在这一刻仿佛都在他们身后安静。

暗淡的光线里，谢谨知分辨出他的眼睛，如同两汪深潭般的眼睛。

她听到自己轻声答道：“没有，我没有看到什么。”

他似乎有些怔忡，“那为什么哭了？”

谢谨知安静了几秒钟，低头避开他的视线，“我……梦见了母亲死去的那一天，所以非常难过。”

她对母亲的情感，应寒时是懂得的。他握着她的手，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坐在床边，伸手将她搂进怀里。

他的怀抱如此温热，有她熟悉的清淡气息，谢谨知慢慢把头靠在他胸口，闭上眼睛。

两个人这么静静地待了一会儿，他低下头，轻轻地亲她的脸。被他这么

亲了一会儿，谢谨知忽然侧过头，避开了。

“寒时，我的头还有点晕。要不，你先回去。我想再睡会儿。”

这还是两人在一起后，她第一次避开他的吻。应寒时凝视着她，答道：“好的。”他起身，又在昏暗的光线中弯下腰，替她将掉到地上的被角拢好，然后低头在她额上一吻，这才转身走向门口。

望着他的背影，谢谨知忽然悲从中来，跳下床，伸手又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腰。

他的身影顿住了，然后缓缓侧过头来，“谨知，你到底……怎么了？”

谢谨知慢慢吸了口气，说：“没事，就是想起母亲，好难过。”顿了顿，像是有些恍惚地说，“想起她曾经那么爱一个人，却最终孤独终老。白头偕老，原本就是很难的事。”

应寒时转过身来，从她双手中挣脱，握住她的一只手，同时捧起她的脸，“别难过，谨知，我们跟她不同。过来之前，你想对我说什么话？我已经……等很久了。”

谢谨知抬眸看着他。

看着他清澈如同明月般的容颜。

她缓缓地、缓缓地答道：“我今天真的很累，改天再说吧。”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好。”他答。

谢谨知看着他转身走出房间，看着他干净的白衬衣，看着他安静的侧脸，看着他伸手关上了房门。

她走到桌旁，倒了一大杯凉水，灌了下去，然后有些盲目地走到窗前。

墨蓝色的天空中，星光点缀。却总有暗红色的光芒，如同黑色水面上生出的暗纹，隐隐蔓延。她就这么望着，安静地望着，矗立了很久很久。

庄冲哼着歌，走上楼梯，却瞥见旅馆二楼的露台上，坐着个人。

他眼神一凛，走过去，“在干什么？”

露台上放着几张桌子，屋檐上挂着一盏柔和的灯。谢谨知就坐在其中一张桌旁，抬起头，望着远方。

她看他一眼，“没干什么。”

庄冲拉了把椅子，在她身旁坐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那为什么眼睛哭肿了？”

谢槿知没出声。

他想了想，忽然脸色变了，“他霸王硬上弓了？”

谢槿知无奈地回道：“想到哪里去了？他敢吗？”

庄冲点头，“也是。”正要继续追问，却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两人一起转头，看到林婕夹着根烟，从楼梯走下来，“苏把扫描结果传过来了，指挥官说都到他的房间去。”

庄冲立刻起身。

谢槿知慢慢站起来，跟在他俩身后。

应寒时的房门敞开着，越过庄冲和林婕，谢槿知轻易就看到他坐在桌前，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正在翻看。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来，那双眼显得格外幽黑安静。

谢槿知转过头，避开他的视线。

“指挥官，可以说了。”林婕说道。

“嗯。”谢槿知听到他温软的嗓音响起，“都坐吧。苏传来的结果，有两个发现。”

谢槿知在庄冲身旁坐下，微微低下头，安静地听着。

“一，苏设置了能量辐射场，但是并没有发现外星人的踪迹；二，晶片的位置已经锁定，就在城市东郊某个坐标，周围五公里内。而那个位置，我刚才查过，是辉宇集团董事长沈远谦的私家豪宅所在地。”

大家都怔住了。

“没有发现那个人的踪迹？”林婕若有所思地说，“难道，是个厉害角色？”

应寒时双手搭在膝盖上，点头道：“能量辐射场扫描不到他，有两个可能，一是他的确已经离开江城，但是晶片留下了；二是他的战斗力足够强，完全不会受能量辐射场的影响。”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着谢槿知和庄冲，解



释道，“顾霁生战斗力虽强，但是不会控制，所以他和他的纳米机器人，会被我们察觉。”

庄冲点头表示听懂。她却依然低着头，没有看他。

应寒时缓缓垂眸，手指轻轻叩在膝盖上。

庄冲问：“难道沈远谦就是拥有晶片的强大外星人？”

“不排除这个可能。”应寒时答。

“牛。”

谢谨知心想，如果沈远谦就是，还成了这个星球的著名企业家，那真的是混得最好的外星人了。

这时林婕又问：“这个人不太好接近，我们从哪儿查起？需不需要我潜进他家里，先探探？”

她和庄冲都望着应寒时，谢谨知也抬起头，望着他沉静的脸庞。他稍稍斟酌后，答道：“不妥。我们并非为了掠夺而来，贸然闯入，会招致对方的敌意。”似乎察觉到她的视线，他立刻抬眸看过来。

两人目光在空中一触，她只觉得心乱如麻，又低头避开了。

“我有办法。”庄冲忽然说道。

大家都看向他，他淡淡一笑，“从他的儿子——沈嘉明下手。”

原来，刚才他在楼下烧烤摊吃夜宵，大概是沈家在江城太有影响力，一顿饭的工夫，他就听到了旁边食客们说的很多八卦。

沈远谦自不用说，年轻时白手起家，既有经济头脑，又重视诚信经营。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涉足房地产、高新科技、农业多个领域，被人称为“儒商”。他也有商人的通病，很重视“风水”一说。正如白天图书馆的老人所说，他的这座占地极广的豪宅，专门请朱馆长去看过。据说还兴师动众，从郊外挖了很多石柱回来，装点在家里。

而儿子沈嘉明，则是典型的富二代纨绔子弟。没什么经营管理头脑，整天吃喝玩乐，流连于酒吧会所。不过，据说他为人十分豪爽，广交朋友仗义疏财，所以名声不错。

沈嘉明还有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爱好，那就是他热衷于超能力，经常搜罗

一些奇人异事。但他搜罗到的，到底是真的超能力，还是江湖骗子，就不得而知了。

“超能力？”林婕挑了挑眉，看着应寒时，“这会不会是他们父子俩，寻找同类的借口？”

应寒时微微一笑，“有可能。”

谢谨知其实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并未开口。

庄冲眼睛一亮，说：“听说沈嘉明最常去一家叫‘荷色’的酒吧。现在时间刚好，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好。”应寒时答道。

庄冲起身，“那我去叫辆出租车。”

应寒时点头。

谢谨知起身也想走，却听到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林婕，你先下去。我和谨知有话要说。”

谢谨知脚步一顿。林婕已经站起来，从她身旁走过，出了房门。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

谢谨知的呼吸忽然变得有些迟滞。她背对着他，听着他从椅子上起身，然后缓缓走到她身后。

“谨知，你到底……怎么了？”他轻声问。

谢谨知的心头，仿佛被刀无声割过。脑海里，却再次浮现梦中所见的那一幕。

她慢慢地说：“寒时，我没什么。我只是……暂时，还不想对你许下承诺。”她转身，直视着他。只是漆黑的眼珠，却有些怔忡神色。

“我想，我们发展得也许太快了。这段时间我也有点冲动，我想冷静一下再说。”

话一说完，就感觉到胸口仿佛压了一块大石。

然后，她就看到应寒时愣住了。

整个人都愣住了。

谢谨知只感觉到一阵剧烈的心疼，转身要走，手却一下子被他抓住了。

“谨知……你在说什么？”

此时已是深夜时分，谢谨知抬起头，便见天空中悬着几颗星，门外枝头如枯藤蜿蜒。清冷的风沿着门洞吹进来，吹得她的心也空落落的。明明应寒时还在她身后，她却恍恍惚惚，神游到不知何处。

她低下头。

“我说，我们俩先站在原地，谁都不要动。”

应寒时一怔，就感觉到她将手臂轻轻抽走，身影一闪，就出了房间。

谢谨知一路快跑，就像身后有人追着。很快就到了楼下，庄冲和林婕正在路边等着。看到她的模样，两人都有些惊讶。谢谨知也不出声，站在一侧，心不在焉地等着。

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楼梯上响起脚步声。应寒时走了下来。

谢谨知不愿看他，却只看到一道长长的影子，映在地面上。也不知是否是她心绪使然，只觉得那影子格外寂静与沉默。

这时，一辆出租驶到他们面前。庄冲拉开门，谢谨知心里乱得很，头一个上车，并且坐进了副驾里，将后排座位留给他们三个。

路灯映在车窗上，她听到林婕说：“指挥官，上车吧。”

他略显清淡的声音响起：“你们坐车，我走过去。”

众人都是一怔，庄冲小声说：“还挺远的……”他忽然停住。谢谨知若有所觉地转头，却只见那片地上空空如也，应寒时不知何时已走了。

车穿过大半个城市，五彩霓虹，如同破碎的水，映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谢谨知始终望着窗外，心想，原来这个城市，跟江城真的没有任何区别。那一晚，应寒时告白，她也是这样夺路而逃，将自己淹没在望不到尽头的车流中。

不知不觉，便已到了“荷色”门外。这酒吧果然华贵气派，门口大幕镶满水晶射灯，犹如将星河从夜色中偷出，放入这纸醉金迷里。四处停满了车，三三两两站着人。

三人下了车，走向门口，便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立在那里。他依旧是负

手而立的姿态，身材清瘦，眉目分明，惹得门口迎宾小姐屡屡偷看。他却似乎恍然未觉，只是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寒时。”林婕最先走过去。在外面，她便不再叫他军职，而是以名字相称。

应寒时转过头来，目光首先便越过旁人，落在谢谨知身上。谢谨知此刻的目光已变得非常平静，就这样与他对视着。

“进去吧。”他说，却站在原地不动。林婕和庄冲自然而然地走在前头，让他和谢谨知一起走。

谢谨知缓缓走过去，眼睛看着前方，不再看他。余光却瞥见他十分安静地跟了上来，走在她的身侧。

就这样走吧。她想，她无法离他更近，却也不舍得离他太远。

酒吧中却是音乐摇滚，灯光闪烁，四处都是人。庄冲虽然从未到过酒吧，却将夜店小王子的架势学了个十足。不仅解开了衬衫的两颗纽扣，还打了个响指，招来服务生，“给我们找个安静的卡座。”塞了小费后，又问，“我是沈少的朋友，他来了没有？”

服务生忙不迭地答：“来了来了，沈少就在10号卡座呢。”

庄冲心头一喜，面上却不露分毫，说：“我给他个惊喜。你给我们安排离他近一点的卡座吧。”

他和服务员说着话，其他三人就站在原地。林婕点了根烟，眼神冷冽地四处打量着。谢谨知却是哪里也没看，杵在原地，犹如一根木头。站在她身旁不远处的应寒时，亦是一动不动，像是另一根寂静的木头。

服务员领着他们，绕过舞池，到了一个空的靠墙卡座前。四人坐了下来，应寒时依旧在她身旁。但是卡座很大，他们没有挨着坐，而是隔着两个人的距离。

林婕看一眼他俩，没说话。庄冲拿着酒水单，低头点了一堆，递给服务员。一抬头望见他们之间的距离，忽然一怔，“你们俩今天……”

谢谨知看了他一眼，他乖乖地闭嘴。

林婕抬手指了下不远处，“是那个吗？”

大家都抬头望去，只见相距大概四五个卡座，坐着一群人，男男女女都有，还隐隐听到有人喊“沈少”“沈少”。被喊的男人穿一身休闲衬衣，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倒是生得十分英俊，正懒懒地勾着身旁女孩的肩，在跟人说话。

这时，服务生将庄冲点的酒，也送了上来，花花绿绿一大堆。庄冲开了瓶啤酒，仰头喝了一大口。林婕也拿了一瓶，慢慢喝着。唯独谢谨知和应寒时，坐着都没动。

庄冲忽然开口：“林婕，我们俩靠近一点，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林婕看着他，慢慢将手里的酒喝完，终究还是站起来，跟他走了出去，又回头看一眼应寒时，“有事吩咐我。”

应寒时答：“好，去吧。”

谢谨知一抬头，就看到舞池地面上，映着凌乱跳跃的光，就像一段柔软的丝绸，被人扯得七零八碎，散落在地。她想，如果没有看到那一幕，她此刻是否会跟应寒时拥抱着，也在舞池里轻轻起舞，而他满脸通红。他们曾经度过的每一秒钟，都是快乐而自在的。

正想得入神，就感觉到他起身，坐了过来，就在她身边。

她抬头，看向了他。出乎她的意料，他竟然十分温和地望着她。他再度握起她的手，一字一字清晰地说：“谨知，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是不是因为，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们……可以慢慢来，只要……”他顿了顿，“只要你不改变心意。”

谢谨知呆呆地望着他。脑海中，却浮光掠影般闪现许多两人相处的情形：雨夜的高架桥下，他被她抱住，硬生生转过脸去，露出耳朵和尾巴；他忽然出现在山洞口，放下手机，望着她笑了；他牵着她的手，走过清凉的小溪；他将她扣在星夜下的石头上，放肆地吻她……

她想，她怎么会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呢？

“谨知愿与寒时白头偕老”的誓言卡片，还躺在她的口袋里。

可若是，命运不可逆转呢？

还好他们都还陷得不深，对不对？

她低下头，终于还是避开了他的目光。她甚至看到他脸上一闪而过的难过。

她轻声说：“寒时，我的心意已定。我们暂时回到朋友关系，我不想要再更进一步。等……我和你一起回到原来的空间，再告诉你，我的决定。”

说到最后两句，她差点掉下眼泪来，终是忍住了。而他安安静静，始终没有再说话。

谢谨知又说：“没有人能预料，将来能发生什么。我们顺其自然，才能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这几句话几乎剖白了她的心，说完她就站起来，走出了卡座。而他坐在原地，她知道他会这么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会动。

谢谨知三两步走出去，旁边就是一堵墙，隔住应寒时的视线。可她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只想大口大口地透气。哪知刚走两步，就撞上一个人。

庄冲的脸色有点沉，低头看着她，“我回来拿酒，听到了你们说话。”

谢谨知只说：“让开。”

他却不让，眉头紧蹙，“谢谨知你干吗这样？”

谢谨知知道在这里说话，应寒时会听得一清二楚。她绕过他，快步往前走。庄冲不依不饶地跟了上来，两人一直走到酒吧外的空地上，她才停步，站在原地，抬头望着星空，不发一言。

庄冲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忽然说：“你预见什么了？”

谢谨知不吭声，唯有眼眶微红。可庄冲在有些时候，当真是敏锐至极。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问：“你看到谁死了？”

谢谨知不说话，垂在身侧的双手，却不自觉地握紧。

庄冲注意到了她的这个小动作，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

“是我们当中的谁死了？”他的语气已经变得肯定，脸色却更糟糕，“是应寒时？所以你要跟他分手？”

谢谨知低着头，看着地上，朦胧而清亮的月光，它们像轻纱一样，覆盖在她的脚上。她轻声答：“不，他不会死。”

庄冲眼神一凛，“是不是……林婕？而后应寒时发现她才是他的真爱，悲恸欲绝，所以你要跟他分手？”

谢槿知几乎立刻答道：“不是！跟林婕没关系。”

庄冲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的脑子里有片刻的空白，眼前的景物好像也变得离他很远很远。

“是我……对吗？”他僵硬地问，嗓音有点哑，“原来是我……那你，也不用跟应寒时说分手……”

“不是你。”谢槿知打断了他。

庄冲一呆，脸上露出喜悦和困惑交织的复杂神色，“不是我？可是我们就这几个人，死的人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谢槿知抬头看着他，“我们……不是有四个人吗？”

庄冲心头猛地一震，就听到她涩涩的声音响起：“庄冲，会死的那个人，是我。”

音乐声依旧从酒吧中传来，落在两人耳中，却像隔了千山万水那么远。有人从身旁走过，有车从马路上驶过。橘黄的路灯悬挂在他们头顶，犹如另一个温柔的月亮，安静照耀。庄冲已失去了声音，谢槿知也只是静如雕像般地矗立着。

她看到了那一幕。

看到某个混沌的、黑暗的地方，穿着白衬衫的清瘦男人，背对着她，跪在那里。他的头低垂着，浑身上下散发着无声的哀痛。

而他的怀中，是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她。

就穿着跟现在一模一样的裙子，绑着一模一样的辫子，裙子上全都是血，手臂无力垂落。她的脸异常苍白，眼睛死死地睁着，眼球却像是已经爆裂了，全是血丝。她一动不动，没有半点生气，像是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谢槿知看到一滴眼泪掉落，落在了女人的脸上。

他哭了。

若说看到自己死去，谢槿知的心情震惊而哀痛。可当她看到他的这滴眼泪，才觉得是真正的痛彻心扉。

幸好。她想，还没有对他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

因为星流必定会永远恪守承诺。

幸好，她还没有开口。

如果这一次未来依然不可逆转，我不可能陪你再走下去。我又怎么忍心让你掏出一颗真心，然后在这个寂寞无比的宇宙里，孤独终老？



## 我心皓月

子夜时分的酒吧门前，当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谢谨知望着那些闪烁的车灯，将手插进裙子口袋里，“我们进去吧。”

庄冲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不对，你不是跟冉好说过，看到今后跟应寒时同居吗？”

谢谨知低头答道：“我也不知道，以前从没出现过矛盾的未来。我想，是否是因为我们到了另一个空间，未来改变了？”

庄冲也答不出来。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他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会就这么认命，我不甘心。我会努力去查线索，改变命运。”

她嗓音平淡，但庄冲知道她一旦打定主意的事，那是极坚决的，牢不可摧。于是他也有些激动起来，说：“好，我们一起改变你的命运！但是你为什么告诉应寒时？”

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答道：“他原本要我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现在我怎么许？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多好的人。如果知道我会死，最后又救不了我，他会有多愧疚？我真怕他会就此孤独终老。没必要的，庄冲，我现在疏远他一点，如果真的有死的那一天，他痛则痛矣，但至少不会把自己也赔进去。”

庄冲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郑重点头道：“你说得对，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会帮你。”